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五十六回 弟兄郎舅大登科 父子夫妻同貴顯

艾蕭去盡見良田，佳種根深自有年。始信幽香真不滅，黃封青史兩長懸。

卻說彩菽、宿秀自到泗國府後，房宿移纏，箕星改度。既經冬至，復歷嘉平。又是正統十年三月，朝廷策試天下貢士，賜商輅等及第。於是燕子知、燕子慧、耿？、耿鳩俱中了進士，燕子知、耿？在翰林院學習。燕子慧、耿鳩試用南京主事。正是弟兄郎舅，並茂聯芳。林承祖、宣繼宗、鄭大倫、耿服，俱以舉人揀選候補知縣。

八個人雖官秩大小不等，內外不一，卻皆受了朝廷的祿位。耿朗大開東一所作賀，不用優伶，只清談暢飲。坐間耿朗道：「我自十五專心學業，本要攻一科名。不想以元勛支庶，筮仕西曹。後來因病解職，至今二十餘年。

那徐無為等六十三人，無一存者。只有我一個，兀自進退兩難，不足為人輕重，可見蔭襲比不得科甲。」燕子知道：「朝廷用人，取蔭襲者，以其大族世臣，曉習故事，本同休戚者也。用科甲者，以其後進新材，通達治體，可備僱問者也。

安見得科甲勝似蔭襲？去年李時勉年伯休致之時，曾說『汝輩取進士不難，只不要作沒廉恥進士。』先岳父贊先姊云：『女子如此，我輩無所用之矣！』弟輩初登一第，百無一長。追想前言，不覺汗下。」耿？道：「宣德五年元夜，若非公明先生、季武城相招，家兄未必不遭張、王之累。則蔭襲科甲，各有好歹，未易相優劣也。」燕子慧道：「自洪熙以來，士風三變。

家父典試後，文有張、王，武有丁、鄧，此一變也。東海之役，文有山、海，武有郭、湯，此二變也。今次衡文者為廠臣所迫，不取通顯，只取寒素，故我輩得綴榜末耳。」耿鳩道：「若使家兄久顯烏台，舍姪早列宿衛，必然有所不合。不但我兄弟科甲難登，連二家兄三家兄的恩蔭，亦恐未必。家兄連姻公明先生、季武城者，正是此意。」當日莫逆相對，盡歡而散。燕子慧、耿鳩打點上南京赴任，鄭夫人隨子知在京。林承祖、宣繼宗、鄭大倫、耿服四個人不上二年，亦皆選補知縣。林夫人、宣安人隨子出京，渙渙亦隨耿服去了。

時至正統十二年正月，彩雲生得一子，起名耿顛。因他素有勞症，坐蓐之後，又不小心，遂至病重身亡，享年三十八歲。耿朗哭泣過度，照香兒之禮殯葬。耿朗家本豐厚，又得了香兒、彩雲兩處絕戶，產業自當舒心快意。誰知應了一句俗言『財多身弱』。到正統十三年，閩浙賊民反亂，朝議欲用季狸、耿朗前往鎮守，幸得王振阻止。延至正統十四年，朝廷信用王振之言，命絳王守國，親領人馬五十萬北征也先。七月十六日起身，大兵出關。連日風雨，人無鬥志。前鋒平鄉伯陳懷戰沒，八月十三日成國公朱勇在鶴兒嶺陣亡。十五日回至土木，敵人大至。兵無水草，不戰自亂，也先遂虜正統北去。

護衛將軍樊忠捶殺王振，奮力戰死。一時盡節者大學士曹鼐、大司農王仿、大司馬鄺野、英國公張輔、西寧侯朱瑛、武進伯朱冕等多人。十六日邊報到京，九月初六日代宗即位。至景泰元年正月，定襄伯郭登大敗也先於柁柁山，京城始定。朝廷還給季狸、武功伯東海大行台官爵，永鎮海口。

是時耿順年已二十，雲屏又以上驚悸臥病，耿朗急與愛娘、春曉商議，與耿順完婚。季狸甚喜，即定於二月初五日過門。

事完之後，季狸攜帶家口上任去了。公明達亦擇日娶媳婦，順娘到家，見妻室賢淑，子孝婦順，此身再無別事。乃拜別親戚，不知去向。耿朗在家，懷念良朋，追思眾美，原自無聊，忽朝廷降下一道詔旨：「副都御史耿朗托病年久，懷寶自甘，非純臣義也。詔書到日，速宜就職。」耿朗只得趨朝謝恩，一時賀客臨門，勝於昔日。忙忙亂亂，鬧鬧熱熱，把思想彩雲的心亦冷了。歷夏經秋，無日得閒，冬季之月，朝廷又一道詔旨：「泗國公耿順，著隨朝聽用。追贈生母燕氏為泗國節孝夫人，封繼母田氏為泗國夫人。」正是夫妻父子，一門榮貴。禮部又推元年覃恩，封雲屏為淑人，蔭耿皇頁為承務郎，封愛娘為宜人。

雖品級不同，卻都受了朝廷的封誥。又遇棠夫人八十壽誕，遂在泗國府大設筵宴，普會親屬。前廳男客，序齒而坐。翰林燕子知坐了首席，其餘小蘄春侯，小信安侯，小安陸侯及棠夫人之姪，俱依次而坐。耿朗、耿月旋、耿月兄、耿？、耿月義、耿月告、耿月令、耿總、耿順，俱是主人。耿岳頁，耿皇頁年俱十五，亦皆在坐。梨園開場，演《六國封相》全本。真是金玉交輝，貂蟬滿座。後堂女眷鄭夫人為首，其餘依次而坐。棠老夫人、林雲屏、宣愛娘、田春曉、耿月旋妻康氏、耿月兄妻火氏、耿？妻茹氏、耿月義妻於氏、耿月告妻聞氏，耿月令妻胡氏、耿總妻馮氏耿順妻季氏相陪，梨園開場演《宮花報喜》全本。真是冠帽相接，珠翠盈前。日暮梨園下場，眾親謝席方散。耿朗與雲屏愛娘亦各回家。晚間棠老夫人向耿順道：「今日此舉，雖說可喜，卻有可歎的三件：想洪熙元年，你父蔭授觀政之時，前廳作主人的是先國公為首。如今連你兩位叔祖都不在了，此一可歎也。後堂作主人的是我為首，如今只剩了我一個，此二可歎也。那時你外祖母是新親，如今親戚內是他舊了，此三可歎也。看你母舅表叔和家內的叔父嬸母，一般的壯年，你與孫媳並眾孫兒一樣的青春，豈不可愛？只是大江後浪催前浪，過去的不再來了！」說畢，又向春曉道：「我兒以為何如？」春曉道：「兒只有一喜，喜的是兩位老夫人親見孫孫成人，不負教養一場。」棠夫人笑道：「我兒所歎者，不言可知。至於所喜的，實亦不出乎此。」婆媳正說到情深，忽然侍女傳稟，眾無悔飛馬來說，大老爺回家忽染痰症，正在垂危。

春曉一面叫眾無悔當面問明，一面安頓了棠夫人，一面帶了兒子媳婦來看耿朗。見耿朗痰滿咽喉，眉眼歪邪，口不能言，流淚而已。雲屏、愛娘早已令人遍尋醫藥，不但良醫如淳於喬、孫繩祖無一存者，連名醫如伊士義的亦不見了。待得醫藥齊備，耿月旋等都來。已是仙游世外矣。

享年四十，正應了嵇康四十的讖語。耿朗一生安逸，毫無顛險。貴雖未久，亦至陪卿。富不無窮，可稱巨萬。極享用之奢，盡閨房之樂。四男一女，裕後多人。雖活四十年，勝過了貧賤的八十歲。其死於緊痰火，比那壽枕捶牀的又強似十分，所欠者材智耳！耿順哭泣守喪，是時需吉已死，眾無悔又忽病重，耿月旋令甘棠、馮市義料理喪務。耿？寫就遺表，隨時奏入。朝廷嘉耿朗東海之功，加贈左都御史。於是雲屏、愛娘亦例封夫人。卜日安葬，將夢卿、香兒、彩雲都合葬了。

一時遠親訃音難到，直至景泰二年夏月，鄭大倫已升知州，回京安葬吉夫人靈柩。林承祖宣繼宗亦行取到京，一同哭拜耿朗墳墓。鄭大倫又去祭拜姑父，重賞了老僕安大。過了月餘，林、宣二人俱升了南京部屬，林老大人因女兒寡居，又且多病，心腹侍女俱皆嫁人，放心不下，遂留了老丫環瑞兒、早春，服事雲屏。宣老夫人因外甥年小已得官職，恐怕有童觀一流的人引誘壞了，遂留下了訪得茅大剛口號的家丁作了耿皇頁親隨，又可以長往南京傳遞音信。一切停妥，林宣兩家便起身前去。

後來林、宣兩位老夫人俱死在南京，此是後話不提。比及林承祖、宣繼宗到南京時，燕子慧、耿鳩都升進了北京，各哭奠耿朗一番，燕子慧又得與母兄相聚。耿鳩在南京買得柴姐母女，知是任自立死後放出家人，遂送了來服事耿岳頁。惟有耿服、季狸兩處，去的太遠，弔問不到。將及一年，方有書來拜祭。

耿服的來人說，本縣拿了一伙大案，流寇內有兩人，一個叫桃旺，就是本家逃人。一個叫貝大，是胡念庵家丁。桃旺因行竊妓女金錢兒家，刃傷虔婆幫閒數口，投托入伙。貝大因胡婆勾引伊妻駱氏與念庵有奸，念庵死後，遂殺了胡婆入伙。現在本縣處決，四老爺亦要升京官了。季狸的來人說，上年得出洋私船，係任自立妻弟已故再官商的貨物。原任運使水澤啟弊於前，原任同知宣惠失察於後，俱有罪過，季大人都已開脫了。

此時耿朗家奴婢已死去了七八，內裡換了需吉的母親，外邊換回了甘棠、馮市義。比耿朗在日，還覺整齊，這一來有分教：以合為分，誰知異姓真姊妹。以分為合，勝過同胞好弟兄。